

百大家評註史記

上海錦章圖書局
印行

百大評註史記

上海中華書局
印行

百大家詳註史記卷之十

狀元 蘭嶠 朱之蕃 彙輯 會元 藿林 湯賓尹 校正

游俠列傳

狀元脩撰翁正春評

此正是太史公憤激著書處觀其言以術取宰相卿大夫輔翼世主功名俱著者為三可言而獨有取于布衣之使又以虞舜并廩伊尹鼎俎傳說板築呂尚賣食楚魯百里挂桔飯牛以至孔子畏匡之事以見緩急人所時有世有如此者不有使世士濟而出之

韓子曰儒以文亂法正義曰言文之弊小人而俠以武犯禁正義曰二者皆譏非言

也儒弊亂法使盛犯禁二道皆非而學士多稱于世者故太史公引韓子欲陳游俠之美而學士多稱于世云至如以術取

宰相卿大夫輔翼其世主功名俱著于春秋索隱曰按春秋謂國史也以言人臣有功名則見記于其國之史是

俱著春秋固無可言者若季次原憲問巷人也徐廣曰仲尼弟子傳曰公皙讀書

懷獨行君子之德索隱曰行義不苟合當世當世亦笑之故季次原憲終身空

室蓬戶正義曰莊子云原憲處居環堵之室蓬戶不完褐衣疏食不厭死而已

索隱曰厭飽也于艷反四百餘年而弟子志之不倦一本欲叙游俠却先把儒者來論今游

使其行雖不軌于正義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諾必誠不愛其軀赴士之阨

困既已存亡死生矣索隱曰既音厄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此一段真足以發游俠者之概蓋亦有足

多者焉且緩急人之所時有也太史公曰昔者虞舜窘于井廩伊尹負于鼎俎

傳說匿于傅險呂尚困于棘津徐廣曰在廣川正義曰尉繚子云太公望行年七十賣食棘津云古所謂之石濟津故南津

使拘學抱咫尺之義者雖累千百何益于事

官詹學士溫北齋評

其稱獨行君子義不苟合則亦非退后士也蓋故為抑揚發憤而作耳

宗伯大司成趙用賢評

當彼太史公下腐時更無一人出死力救之所以傳游使獨繯義結胎在此翰林編脩方從哲評

此一段議論即上文嚮其利者為有德意也索隱註

未明狀元脩撰朱國

夷吾桎梏百里飯牛仲尼畏匡菜色陳蔡此皆學士所謂有道仁人也猶然遭此菑況以中材而涉亂世之末流乎其遇害何可勝道哉鄙人有言鄙人以下並說言

曰何知仁義已嚮其利者為有德索隱曰己音以嚮音享受也言己受其利則為有德何知必仁義也故伯夷醜

周餓死首陽山而文武不以其故貶王跖躋暴戾其徒誦義無窮由此觀之竊

鈎者誅索隱曰以言小竊竊國者侯如六卿田常則竊人之國身遂偃然而侯為諸侯是以言大竊則為侯而受貴也

之門仁義存索隱曰言人臣委質于侯王之門則須存于仁義若游使徑挺亦何必肯存仁義也非虛言也今拘學或抱

咫尺之義久孤于世豈若卑論儕俗與世沈浮而取榮名哉索隱曰言拘學守義之士或抱咫尺

纖微之事遂久以當代孤負我志而不若卑論儕俗以取榮寵也而布衣之徒設取予然諾千里誦義為死不

顧世此亦有所長非苟而已也故士窮窘而得委命此豈非人之所謂賢豪間

者邪誠使鄉曲之俠與季次原憲比權量力効功于當世不同日而論矣要以

功見言信使客之義又曷可少哉古布衣之俠靡得而聞已近世延陵徐廣曰代郡亦

有延陵縣駟案韓子云趙襄子召延陵生令車騎先至晉陽襄子時趙已并代可有延陵之號但未詳是此人非耳孟嘗春申平原信陵

之徒皆因王者親屬藉于有上卿相之富厚招天下賢者顯名諸侯不可謂不

賢者矣比如順風而呼聲非加疾其勢激也至如閭巷之俠脩行砥名聲施于

詐評

按昔韓非子

由是以學士

引次憲為人

所稱太史公

只直謂為學

士亦不免賴

游使無游使

則如彼又謂

次憲與游使

比則彼必有

所同又非笑

學士拘咫尺

之義可以積

誠不遺餘力

亦若儒者之

于游使然俯

仰悲慨得之

身世之感無

不憐傷其意

楊慎曰延陵吳

季札也不必

引延陵生太

史公作傳其

名者必其顯

著者也或曰

季札豈游使

天下。索隱曰施音以政反莫不稱賢。是為難耳。然儒墨皆排擯不載。自秦以前匹夫之俠。

湮沒不見。余甚恨之。以余所聞。漢興有朱家。田仲。王公。劇孟。郭解之徒。雖時扞。

當時之文罔。索隱扞即捍也。違扞當代之法。網謂犯法禁也。然其私義廉絜退讓有足稱者。名不虛立。

士不虛附。至如朋黨宗彊。比周設財役貧。豪暴侵凌孤弱。恣欲自快。游使亦醜。

之余悲世俗不察其意。而猥以朱家郭解等。令與暴豪之徒同類而共笑之也。

魯朱家者。與高祖同時。魯人皆以儒教。而朱家用俠聞。所藏活豪士以百數。其

餘庸人不可勝言。然終不伐其能。歆其德。諸所嘗施。唯恐見之。振人不瞻。先從

貧賤始。家無餘財。衣不完采。食不重味。乘不過輶牛。徐廣曰音雖。輶音義。曰小牛。○索隱曰音音古豆。

反案大專趨人之急。甚己之私。既陰脫季布將軍之厄。及布尊賢。終身不見也。

索隱曰案季布為漢所購。求朱家以布脫。鉗為奴。載以廣柳車而出。自關以東。之及布尊賢。終不見之。亦高介至義之士。然布竟亦不報朱家之恩。

莫不延頸願交焉。楚田仲以俠聞。喜劍。父事朱家。自以為行弗及。田仲已死。而

雒陽有劇孟。周人以商賈為資。而劇孟以任俠顯諸侯。茅鹿門云劇孟博徒也。而袁盎亦敬重之。而相與往來。里有富人讓袁盎曰劇孟一博徒耳。將軍何必與之往。吳楚反時。條侯

來盎曰劇孟雖博然其母死四方送葬者數千人此不足重耶。吳楚反時。條侯為太尉。乘傳車將至河南。得劇孟喜曰。吳楚舉大事。而不求孟。吾知其無能為。

公作傳既重游使矣必援

名人以尊之若貨殖傳之

拔子貢也子貢既入貨殖

季札獨不入游使乎故曰

延陵孟嘗春中平原信陵

之徒皆因王者親屬藉于

有土若趙之延陵生不可

言王者親屬也侍讀學士馮夢

禎評史公既說卿相之使又問

卷之使又匹夫之使節節

不放過要見難之又難以

此直至押當世之文罔與

暴豪之徒反覆而愈明

狀元脩撰孫繼

已矣。天下騷動。宰相得之。若得一敵國云。劇孟行大類朱家。而好博。索隱曰。好戲

也。多少少年之戲。然劇孟母死。自遠方送喪。蓋千乘。及劇孟死。家無餘十金之財。

而符離人王孟。亦以使稱江淮之間。是時濟南睢氏。索隱曰。睢音開。案為鄆都所誅。陳周庸。索

曰陳國人。亦以豪聞。景帝聞之。使使盡誅此屬。其後代諸白梁韓無辟陽翟薛

姓周名庸。亦以豪聞。景帝聞之。使使盡誅此屬。其後代諸白梁韓無辟陽翟薛

況陝韓邾。紛紛復出焉。徐廣曰。陝疑當作邾。字。邾川有邾縣。南越傳曰。邾壯士。韓千秋也。○索隱曰。代代郡人有白氏豪。使非一故言。

諸梁梁國人。韓姓無辟名。辟音避。陝當為郭解。軹人也。索隱曰。漢書云。字翁伯。

善相人者。許負外孫也。解父以任俠。孝文時誅死。解為人短小精悍。不飲酒。少

時陰賊。索隱曰。以內心忍害。慨不快意。身所殺甚眾。以軀借交報仇。藏命作姦。索隱曰。案謂亡命也。

剽攻不休。及鑄錢掘冢。固不可勝數。見郭解少年最是無行的人。而適有天幸。

窘急常得脫。若遇赦。及解年長。更折節為儉。以德報怨。厚施而薄望。然其自

喜。為俠益甚。索隱曰。蘇林云。既已振人之命。不矜其功。其陰賊著于心。卒發

于睚眦如故云。見他是个陰賊的人。所以雖是勉強。而少年慕其行。亦輒為

報仇。不使知也。此上一解。姊子負解之勢。索隱曰。與人飲。使之噉。徐廣曰。音子妙。反盡。非其任。彊必灌之。人怒。拔刀刺殺解姊子。亡去。解姊怒曰。以翁伯之義。

臯評

鳳洲云傳所

謂朱家郭解

其人咸負氣

豪餘聲足以

起海內乃不

為縣官出死

力北滅匈奴

竟以使敗予

固昔且恨之

周太尉得劇

孟喜若降敵

國然不聞事

定后有所存

豈吳得之重

亡益漢抑孟

故自引悔或

忘之耶此亦

有慕乎使士

而致論之也

翰林脩撰李太

武評

專着如此冷

語見孟益美

人殺吾子。賊不得棄其尸于道弗葬。欲以辱解。解使人微知賊處。賊窘自歸。具以實告解。解曰：公殺之固當。吾兒不直。德應前以遂去其賊。徐廣曰：遣使去。罪其姊子。乃收而葬之。諸公聞之，皆多解之義，益附焉。解出入，人皆避之。有一人獨箕倨視之。解遣人問其名姓。客欲殺之。解曰：吾邑屋，至不見敬，是吾德不脩也。彼何罪？又應前以。乃陰屬尉史曰：是人吾所急也。索隱曰：案謂吾心中所急也。漢書作重。至踐更時脫之。每至踐更數過，吏弗求。如淳曰：更有三品，有卒更有踐更有過更。古有正卒，無常人均當迭為之。一月一更，是為踐更也。律說卒更踐更者居縣中五月乃更也。後從尉律卒踐更一月休十一月也。○索隱曰：數音朔頻也。謂頻免之也。反怪之，問其故。乃解使脫之。箕倨者乃肉袒謝罪。少年聞之，愈益慕解之行。雒陽人有相仇者，邑中賢豪居間者以十數。索隱曰：終不聽客乃見郭解。解夜見仇家，仇家曲聽解。索隱曰：謂屈曲聽解也。解乃謂仇家曰：吾聞雒陽諸公在此間多不聽者。今子幸而聽解，解奈何？乃從他縣奪人邑中賢大夫權乎？乃夜去，不使人知。應前不曰：且無用待我待我去。令雒陽豪居其間。用吾言待我，我去，令洛陽豪居其間也。已乃聽之。解執恭敬，不敢乘車入其縣廷。應前折節之旁郡國為人請求事，事可出，出之；不可者，各厭其意。然後乃敢嘗酒食。應前厚諸公以故

古云陰賊者陰賊害之意也

官詹學士瞿景淳評

此上一段已了郭解下特詳其事耳

會榜侍讀李廷機評

以賊自歸故去之若杯酒之過自不可至殺也其矯情好名若此狀元脩撰朱之蕃評

解果以妙子有罪當死則不問其人可也今乃使人微知賊處待其窘自歸過赦之則先操而後縱之使恩威出于己耳解果以居邑不見敬是

嚴重之爭為用邑中少年及旁近縣賢豪夜半過門常十餘車請得解客舍養

之索隱曰如淳云解多藏亡命者故喜事年少與解同志者及徙豪富茂陵也

解家貧不中些百萬已上為不滿三吏恐不敢不徙衛將軍為言郭解家貧不

中徙上曰布衣權至使將軍為言此其家不貧解家遠徙諸公送者出千餘萬

軹人楊季主子為縣掾舉徙解解兄子斷楊掾頭由此楊氏與郭氏為仇解入

關關中賢豪知與不知聞其聲爭交驩解解為人短小不飲酒出未嘗有騎已又

殺楊季主家上書人又殺之闕下應前發上聞乃下吏捕解解亡置其母家室

夏陽徐廣曰屬馮翊郡正義曰故城在身至臨晉馮翊縣西南二里臨晉籍

少公素不知解解冒因求出關籍少公已出解解轉入太原所過輒告主人家

吏逐之跡至籍少公少公自殺口絕人使之得此久之乃得解窮治所犯為解所殺

皆在赦前軹有儒生侍使者坐客譽郭解生曰郭解專以姦犯公法何為賢解

客聞殺此生斷其口吏以此責解解實不知殺者殺者亦竟絕莫知為誰應前

為報仇不使知吏奏解無罪御史大夫公孫弘議曰解布衣為任俠行權以睚眦殺人

解雖弗知此罪甚于解殺之信自家殺之猶是匹夫之剛不勝忿忿至于解所

不知而人代解殺之分明是他威勢恣橫黨與眾

吾德不修則不問其人可也今乃問其姓名脫其踐更則欲人知其報怨以德之美耳此二者外若犯而不校推其用心則于世要譽游俠之大不善正在此

按漢書無重待裁字是會榜侍讀李廷

機評

帝王之言不

在援引古今

以飾雄辨惟

在簡而當理

如布衣權數

語足使邪人

披膽

狀元修撰朱國

祚評

傳中于其居家及居關中

多此其勢焰可畏甚矣故曰解雖弗知其罪有甚于解親殺之也

者極衆教而無足數者徐廣曰然關中長安樊仲子槐里趙王孫長陵高公子

西河郭公仲太原鹵公孺徐廣曰雁門有鹵城也○索隱曰漢書臨淮兒長卿

東陽田君孺索隱曰漢書作陳君孺然陳田聲相近亦本同姓也雖為俠而後

遂有退讓君子之風至若北道姚氏索隱曰蘇林云道猶方也西道諸社南道

仇景東道趙他羽公子索隱曰舊解以趙他羽字為人也南陽趙調之徒此盜

跽居民間者耳曷足道哉此乃鄉者朱家之羞也叙游俠自朱家起到底亦歸結朱家身上去是筆力之高

處

太史公曰吾視郭解狀貌不及中人言語不足採者然天下無賢與不肖知與

不知皆慕其聲言俠者皆引以為名諺曰人貌榮名豈有既乎徐廣曰人以頑狀為貌者則貌

有衰落矣唯用榮名為節表則譽稱無極也既盡也於戲惜哉

佞幸列傳

諺曰力田不如逢年善仕不如遇合徐廣曰遇一作偶固無虛言非獨女以色媚而士

官亦有之昔以色幸者多矣至漢興高祖至暴抗也索隱曰抗音苦浪反言暴猛抗直也然籍孺

而各言其為
人短小不飲
酒以見其非
強有力而使
酒者且非徒
容貌動人者
也

韓林修撰方從哲文

此籍少公又
奇出于風聞
感慨之義无
此不名使傳
翰林修撰李大

武評

在文帝為英
明在公孫弘
為已甚吾嘗
謂公孫弘深
刻此語其一
也

太史修撰陸可

教評

族郭解翁伯
必字之者惜
之也

大宗伯司成王
世貞評

以佞幸。孝惠時有閼孺。正義曰：籍閼皆名也。孺，幼小也。此兩人非有材能，徒以婉佞貴幸，與上

卧起。公卿皆因關說。索隱曰：關說，謂公卿因之而通其詞說也。劉氏云：有所言說，皆關由之。故孝惠時，郎侍中皆

冠鵲鷄貝帶。漢書音義曰：鵲鷄，鳥名。以毛羽飾冠，以貝飾帶。索隱曰：許慎云，鵲鷄，鳥也。淮南子云：趙武靈王服貝鵲鷄。漢官儀云：秦破趙，以

其冠賜侍中。三蒼云：鵲鷄，神鳥也。飛光映天者也。索隱曰：化閼籍之屬也。兩人徙家安陵。正義

帝陵。孝文時，中寵臣士人則鄧通。宦者則趙同。索隱曰：案漢書作趙談，此云同者，避史公父名也。北宮

伯子。正義曰：顏云：姓北宮，名伯子。也。按百子，名北宮之官者也。北宮伯子以愛人長者，而趙同以星氣幸，常

為文帝參乘。鄧通無技能。

鄧通，蜀郡南安人也。以濯船為黃頭郎。徐廣曰：着黃帽也。駟案漢書音義曰：善濯船，池中。中也。一說能持擢行船也。土水

之母故施黃旄于船頭。孝文帝夢欲上天，不能，有一黃頭郎從後推之上天，顧

見其衣襜帶後穿。索隱曰：襜，音篤，覺而之。漸臺，正義曰：括地志云：漸臺在長安故城中，關中記云：未央宮西有

倉池，池中有漸臺。以夢中陰自求推者郎，即見鄧通，其衣後穿。夢中所見也。召

問其名，姓鄧氏，名通。文帝說焉。索隱曰：漢書云上，尊幸之日異。通亦愿謹不

好交外。雖賜洗沐，不欲出。于是文帝賞賜通巨萬以十數。正義曰：賜通巨萬以十數，

上大。大夫。文帝時，時如鄧通家遊戲，然鄧通無他能，不能有所薦士，猶自謹其身。

明游俠不與
豪暴等類
以應前語
會榜侍讀李廷

機評
貌猶頂戴也

今人猶云頂
好名蓋即古

人貌榮名之
義貌音墨

少師大學士王
錫爵評

倭幸傳先深
旨獨其並以

誅亡之禍處
可為愴神

天官學士徐顯
卿評

漢襲秦制置
中常侍官皆

銀瑤左貂給
事殿省文帝

時有趙談北
宮伯子頗見

視幸至于李
武帝數宴后

庭或潛游

以媚上而已。使善相者相通曰。當貧餓死。伏後文帝曰。能富通者在我也。何

謂貧乎。于是賜鄧通蜀嚴道銅山。正義曰。括地志云。雅州榮經縣北三里有銅山。即鄧通得賜銅山鑄錢者。邑榮經。即嚴道。

得自鑄錢。鄧氏錢布天下。正義曰。錢譜云。文字。其富如此。文帝常病癰。鄧通常

為帝喑吮之。索隱曰。喑音任。格。文帝不樂。從容問通曰。天下誰最愛我者乎。通

曰。宜莫如太子。太子入問病。文帝使喑癰。喑癰而色難之。已而聞鄧通常為帝

喑吮之心慙。由此怨通矣。鳳洲曰。天下事有順之而適以禍。有拂之而適以成

之怨。此順之而適以禍也。及文帝崩。景帝立。鄧通免家居。無何。人有告鄧通盜

出微外鑄錢。下吏驗問。頗有之。遂竟案。盡沒入鄧通家。尚負責數巨萬。長公主

賜鄧通。韋昭曰。景帝姊也。索隱曰。謂長公主。別有一簪。曰案。即即館陶公主也。吏輒隨沒入之。索隱曰。謂長公主。別有一簪。曰案。即即館陶公主也。

不得著身。于是長公主乃令假衣食。索隱曰。謂長公主。別有一簪。曰案。即即館陶公主也。竟不得名一錢。索隱曰。始

氏錢。今皆沒入。卒寄死人家。應前相。孝景帝時中無寵臣。然獨郎中令周文仁

索隱曰。案漢書。稱周仁。此上稱周文。仁寵最過庸。不乃甚篤。索隱曰。案庸。常也。

今兼文。仁恐後人加耳。案仁。字文。仁寵最過庸。不乃甚篤。索隱曰。案庸。常也。

于常人。乃不甚。今天子中寵臣。士人則韓王孫媽。索隱曰。音。偃。官者則李延年。

媽者。弓高侯孽孫也。徐廣曰。韓王信。今上為膠東王時。媽為上學書相愛。及上

百大家評註史記 卷十 五

館故請秦機
事多以官官

主之自是以
后委用漸大

手握王爵口
叩天憲非從

掖庭永巷之
職閨牖房閨

之任也舉動
回山海汲汲

變霜露阿旨
曲求則光寵

三族直情干
意則參夷五

安漢之紀綱
大亂也

狀元脩撰朱之
蕃評

文帝作一露
臺惜百金而

賞賜通不惜
十鉅萬亦異

也

翰林脩撰鄒德
溥評

文帝嘗衣綈
衣所幸慎夫

人令衣不得

為太子。愈益親媽。媽善騎射。善佞。上即位。欲事伐匈奴。而媽先習胡兵。以故益

尊貴。官至上大夫。賞賜擬于鄧通。見韓媽雖是以美色得幸然亦善為趨承人主意也時媽常與上卧起。

江都王入朝。有詔得從入獵上林中。天子車駕蹕道未行。而先使媽乘副車。從

數十百騎。驚馳視獸。天子未及行而先使韓媽前視此亦常情往往有之江都王望見以為天子。辟從者。

伏謁道傍。媽驅不見既過。江都王怒為皇太后泣曰。請得歸國入宿衛。比韓媽

索隱曰謂還爵封于天子而請入宿衛太后由此嫌媽。徐廣曰嫌讀與銜同漢書作銜字媽侍上。出入永巷。不禁

以姦聞。皇太后。皇太后怒。使使賜媽死。上為謝。終不能得。媽遂死。而案道侯韓

說其弟也。亦佞幸。李延年中山人也。父母及身。兄弟及女。皆故倡也。延年坐法

腐給事狗中。徐廣曰主獵犬也而平陽公主言延年女弟善舞。上見心說之。及入永巷。而

召貴延年。延年善歌。為變新聲。舊本作新變聲而上方興天地祠。欲造樂詩歌。弦之延

年善承意。弦次初詩。索隱曰初詩即新造樂章其女弟亦幸有子男。延年佩二千石印。號協

聲律。與上卧起甚貴幸。埒如韓媽也。徐廣曰埒等也蜀都賦曰卓久之寢與中

人。徐廣曰一云生弟季與中人亂出入驕恣。及其女弟李夫人卒後愛弛。則禽誅延年昆弟

也。自是之後。內寵嬖臣。大底外戚之家。然不足數也。衛青霍去病。亦以外戚貴

曳地幃帳不
得衣綉以示
穀朴為天下
先雖寵幸鄧
通必不若是
之甚史氏之
言未可盡信
也

柱國文恪公王
鏊評

四暗字相應
心慙由此怨
通矣可洒絕
伏怨通均以
為后面殺鄧
通罪案
狀元修撰朱國
祚評

以帝富之于
前公主給之
予后而竟不
免餓死相也
果莫逃矣
會榜學士李廷
機評

仁寵最過為
白庸不乃甚
篇為句不否

幸然頗用材能自進太史公曰甚者愛憎之時彌子瑕之行足以觀後人佞幸
矣雖百世可知也彌子瑕衛靈公之臣事見說苑

滑稽列傳

孔子曰六藝于治一也正義曰言六藝之文雖異禮節樂和導民立政天下平定其歸一揆至于談言微中亦以解其紛亂故治一也

禮以節人樂以發和書以道事詩以達意易以神化春秋以道義太史公曰天

道恢恢豈不大哉談言微中亦可以解紛淳于髡者齊之贅壻也索隱曰髡音

女之夫也此于如長不滿七尺滑稽多辯使數諸侯未嘗屈辱齊威王之時

喜隱索隱曰喜音許既反喜好為淫樂長夜之飲欲叙威王之勵治先以淫樂起案沈湎不治

委政卿大夫百官荒亂諸侯並侵國且危亡在于旦暮左右莫敢諫淳于髡說

之以隱曰國中有大鳥止王之庭三年不蜚又不鳴王知此鳥何也按楚世家伍舉諷諫

莊王亦同此語王曰此鳥不飛則已一飛冲天不鳴則已一鳴驚人于是乃朝諸縣令

長七十二人賞一人誅一人奮兵而出諸侯振驚皆還齊侵地威行三十六年

語在田完世家中齊威王楚莊王俱是初間不善而晚來能自變者所以皆能卒伯諸侯而威行列國也威王八年楚大

發兵加齊齊王使淳于髡之趙請救兵齎金百斤車馬十駟淳于髡仰天大笑

同索隱句讀
已非解又可

狀元修撰朱國

笑評

非望之寵无

妄之禍備為

篇內讀之足

以警省

翰林學士全

法有所不容

屈故以天子

之私昵而不

能庇一韓媽

也

狀元脩撰朱之

著評

李夫人幸而

延年亦幸故

時人謠曰一

雌並一雄雙

飛入漢宮

柱國文恪公王

鑒評

延年已腐矣

日寢者謂因

延年而弟季

冠纓索絕索隱曰案索訓盡言冠纓盡絕也王曰先王少之乎索隱曰案謂笑豈有說乎孔衍春秋後語亦作冠纓盡絕也髡曰今者臣從東方來見道傍有穰田者索隱曰案謂

酒一盃而祝曰徐廣曰穰滿簞穰滿簞要古字少耳言豐年受撥易可滿簞龍也○正義曰

穰寔音樓穰音溝龍也穰樓謂穰穰滿家臣見其所挾者狹而所欲者奢故笑之于是齊威王乃

烏五穀蕃熟穰穰滿家臣見其所挾者狹而所欲者奢故笑之于是齊威王乃

益齋黃金千鎰白璧十雙車馬百駟髡辭而行至趙趙王與之精兵十萬革車

千乘楚聞之夜引兵而去威王大說置酒後宮召髡賜之酒此前面有威王喜

處入此一段以載淳于問曰先生能飲幾何而醉對曰臣飲一斗亦醉一石亦

醉髡諷諫而了前面一案問曰先生能飲幾何而醉對曰臣飲一斗亦醉一石亦

醉威王曰先生飲一斗而醉惡能一石哉其說可得聞乎髡曰賜酒大王之前

執法在傍御史在後髡恐懼俯伏而飲不過一斗徑醉矣若親有嚴客髡奉

鞠徐廣曰希收衣衰也衰衿也鞠臂得也音溝鞠曲也膝音其紀侍酒于前

時賜餘滙奉觴上壽數起飲不過二斗徑醉矣若朋友交遊久不相見卒然相

覲歡然道故私情相語飲可五六斗徑醉矣若乃州閭之會男女雜坐行酒稽

留六博投壺相引為曹握手無罰目眙不禁徐廣曰眙吐貌反直視貌○索隱

得典中人亂

也

翰林脩撰鄒德

史遷傳王孫

編則曰出入

永巷以致聞

傳李延年則

曰出入輪

寢與中人亂

乃若雷食其

之事登見列

傳王允謂之

謗書蓋指此

耳

狀元修撰翁正

春評

喜隱者自持

其明與智也

故其入也速

于海說不然

者不足稱也

侍讀學士馮夢

積評

按作三段看

初以大鳥喻

以朝諸縣令

數句結之中

音丑反前有墮珥。後有遺簪。髡竊樂此。飲可八斗而醉二參。案隱曰。案上云五六斗。徑醉矣。則此為樂。

亦甚。可八斗而未徑醉。故云。日暮酒闌。合尊促坐。男女同席。履舄交錯。杯盤狼

藉。堂上燭滅。主人留髡而送客。徐廣曰。一本云。留髡生起送客。羅襦襟解。微聞薝澤。當此之時。

髡心最歡。能一石。故曰酒極則亂。樂極則悲。萬事盡然。言不可極。極之而衰。以

諷諫焉。齊王曰。善。乃罷長夜之飲。以髡為諸侯主客。正義曰。今宗室置酒。髡常

在側。其後百有餘年。楚有優孟。

優孟者。故楚之樂人也。案隱曰。優者倡優也。孟者字也。優旃亦同。旃其字耳。長八尺。多辯。常以談笑諷諫。

楚莊王之時。有所愛馬。衣以文繡。置之華屋之下。席以露牀。啗以棗脯。馬病肥

死。瓊山曰。魯君之愛馬也。置之大厦。荐之珍饌。娛之音樂。鳥因驚怖而悲。鳴何也。拂鳥之性也。莊王愛馬。衣以文繡。置之華屋。席以露床。啗以棗脯。而馬卒

病肥以死。何也。傷馬之性也。故善愛物者。惟勿傷其自然之性。苟傷其性。雖曰愛之。其實害之矣。使羣臣喪之。欲以棺槨大夫

禮葬之。左右爭之。以為不可。王下令曰。有敢以馬諫者。罪至死。優孟聞之。入殿

門。仰天大哭。王驚而問其故。欲聳動莊王而故為。此狀以啟其問也。優孟曰。馬者王之所愛也。以

楚國堂堂之大。何求不得。而以大夫禮葬之。薄。請以人君禮葬之。王曰。何如。對

曰。臣請以彫玉為棺。文梓為槨。梗楓豫章為題。湊。蘇林曰。以木累棺。外木頭皆

百大家評註史記 卷十 七

以壤田喻以益黃金數句

結之終以飲酒喻以罷長

夜之飲一句結之總是談

言微中可以解紛焉意思

家罕學士申時行評

所持者挾而所欲者奢此

二語結構得亦有亦見淳

于斲真是長于口辯者

宗伯大司成趙用賢評

次酒醉十年以來獨覺

文懿公詹丞楊守陳評

教者亦甚得情

太史修撰陸可教評

東坡云淳于髡言一斗亦

頻發甲卒為穿墻。老弱負土。齊趙陪位于前。韓魏翼衛其後。楚莊王時。宋有趙韓魏三國索

隱曰。案此辨說者。廟食太宰。奉以萬戶之邑。諸侯聞之。皆知大王賤人而貴馬之詞。後人所增飾。

也。王曰。寡人之過。一至此乎。為之奈何。優孟曰。請為大王六畜葬之以壙。竈為

椁。索隱曰。皇覽以銅厯為棺。索隱曰。厯即釜鬲也。齊以薑棗。索隱曰。古者食肉用薑棗。禮

與薑以酒諸薦以木蘭。祭以糧稻。衣以火光。葬之于人腹腸。索隱曰。皇覽云。火

上而鹽之也。薦以木蘭。祭以糧稻。衣以火光。葬之于人腹腸。送之著端葬之腸

中。于是王乃使以馬屬太官。無令天下久聞也。楚相孫叔敖知其賢人也。善待

之。病且死。屬其子曰。我死。汝必貧困。若往見優孟。言我孫叔敖之子也。居數年。

其子窮困負薪。逢優孟。與言曰。我孫叔敖之子也。父且死時。屬我貧困。往見優

孟。優孟曰。若無遠有所之。索隱曰。案謂優孟語孫叔敖之子曰。汝無遠有所之。適他境。恐王後求汝不得者也。即為孫叔

敖衣冠。抵掌談語。戰國策曰。蘇秦說趙王。華屋之下。歲餘像孫叔敖。楚王左右抵掌而言。張載曰。談說之客則也。

不能別也。莊王置酒。優孟前為壽。置酒于座。莊王大驚。以為孫叔敖復生也。欲

以為相。優孟曰。請歸與婦計之。三日而為相。莊王許之。三日後。優孟復來。王曰。

婦言謂何。孟曰。婦言慎無為。楚相不足為也。余有丁曰。優孟似我。即今優人搬演此貌。令酷類叔敖。冀以感動莊

王。或莊王見其滑稽。姑以為戲。而孟因得以諷諫。至謂真欲以為相及歸為婦計之言。皆涉于妄矣。如孫叔敖之為楚相。盡忠為

醉一石亦醉
至于州間之
會男女雖坐
幾于勸矣而
何觀之有以
吾觀之蓋有
微意以多方
之元常知飲
酒之非我觀
變識妄而平
生之嗜亦少
衰矣是以托
于放蕩之言
而能已荒主
長夜之飲世
未有窺其趣
者
狀元修撰唐文
獻評
此傳載孫叔
敖優孟事其
詳予得漢延
熹中碑書是
事微不同云
病甚臨卒將
無棺槨令其
子曰優孟嘗
許千金貨吾

廉以治楚。楚王得以霸。今死。其子無立錐之地。貧困負薪以自飲食。必如孫叔敖。不如自殺。此俱是激發莊王見得功臣子父死未幾而若此貧困無以自給。蓋使莊王思叔敖之功而庇及其子也。因歌曰。山居耕田苦。難以得食。起而為吏。身貪鄙者餘財。不顧恥辱。身死家室富。又恐受賕枉法。為姦觸大罪。身死而家滅。貪吏安可為也。思欲為貪吏。然貪吏吏犯罪身死。而家財藉沒。則貪吏安可為也。也。念為廉吏。奉法守職。竟死不敢為非。廉吏安可為也。貪吏不可為。而思欲為廉吏。然奉法守職。終身不可為非。而妻子不免飢寒。則廉吏又安可為也。說此以起叔敖教。楚相孫叔敖持廉至死。方今妻子窮困。負薪而食。不足為也。于是莊王謝優孟。乃召孫叔敖子。封之寢立四百戶。徐廣曰。在固始。○正義曰。今光州固始縣本寢丘邑也。呂氏春秋曰。楚孫叔敖有功于國。疾將死。戒其子曰。王數欲封我。我辭不受。我死。必封汝。汝無受利地。荆楚間有寢丘者。其地不利。而前有姑谷。後有庚丘。其名惡。可長有。以奉其祀。後十世不絕。此知也。其子從之。楚功臣封二世。而收唯寢丘不奪也。以奉其祀。後十世不絕。此知可以言時矣。其後二百餘年。秦有優旃。優旃者。秦倡俳儒也。善為笑言。然合于大道。秦始皇時。置酒而天雨。陞楯士皆沾寒。優旃見而哀之。謂之曰。汝欲休乎。陞楯者。皆曰幸甚。優旃曰。我即呼汝。汝即應曰諾。居有頃。殿上上壽呼萬歲。優旃臨楯呼曰。正義曰。楯。御覽反。陞楯郎。郎曰諾。優旃曰。汝雖長何益。幸雨立。我雖短也。幸休居。于是始皇使陞楯者得半相代。始皇嘗議欲大苑囿。東至函谷關。西至